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六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沈亞之三

移佛記

復戒業寺記

櫟陽兵法尉廳記

蓋屋縣丞廳壁記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解縣令廳壁記

河中府參軍廳記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三十六

目錄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隴州刺史廳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杭州塲壁記

謫掾江齊記

淮南都梁山倉記

閩城開新池記

歌者葉記

雜記

爲人譏乞巧文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六

沈亞之 三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徙故佛像歸復於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佛教流於東域中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模其形焉像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爲之合土木以

爲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
像舉其數體有爲尊而坐者有爲卑而拱立者有跪而如
受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其形怪荷戈而勉強
者有瞋目而咤叱者募鬼神焉此爲像之外者也其性之
旨爲戒慎正邪去惡爲濟渡力道盲聾警沉溺使民無不
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爲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
來生之後爲福則福應爲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
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八百
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

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沉溺於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跪如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咤者皆毀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焉今予因長老請予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其性慧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其

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而外覺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羸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復戒業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嘗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旣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爲居近郭苦遊賓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岡紫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爲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爲助故尉終不能

制日縱其徒於民間爲禍福語以動感之民無老幼男女
爭相率以奉所欲顧畏已後耳及鄆爲令乃元和七年也
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謹
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徒其居西岡之
上侵社地壞邱隴夫社國之尊祭也邱塚人之根本也今
而曹自爲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身常
慄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亟復之幸善不能亦且
論繁矣民聞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
予東適邯鄲走蒲關朝邑令爲具既酣前奉酒於予因請

以其事次於文

櫟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難其理而况畿之在尉乎櫟陽其瘠沃相半豪戶寒農之居三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卒名南北東西軍園衛雜幸之恃或籍書從事星臺樂局織館雕坊禽兒膳者之附而又媵女爲之盤絡是多類者非獨不得爲縣民之衆馭之而已亦且馮緣蔓橫以業吞漁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強曹垂攀於前援者持符以解之固能移情以

二法使終決不必理從高級下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還於尉其受役惟單產孱民日徵之一人輸徑宮門至於內廡遞漏嚴夜給事諸王家及池園大廡皆校尉遣之豈尉之無慮也永貞前諸畿自進士而得尉而昇班者十六七他入之尉而昇者百一二是尉皆摩心清視以事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末以此市若是今雖統曹不能強尉於無當近世恩臣負幸惡其踵進自致卽白上約下以爲尉未足拜且塞譽排能使昇班之恩必有自令視尉之風益賤而今益輕矣由觀爲尉者俛俛自度民之吞者肆其懲

弱者甘其困姦者隳其欺邑是者畏其爲尤屬而決之其
兵法之原使無撓濁其易乎哉其易乎哉古者盤盂有書
蓋誠其當器受量不陷也鐘磬必銘勗其全聲有待也鑄
鼎記刑子產之爲也尉也兵法之曹類此不復矣敢不有
記故附署而屬誠焉

蓋屋縣丞廳壁記

蓋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沮渭短長之補
於南而近其野半爲澤麓故鼠倚穡而居雖善捕伐不能
無傷於稼說者以爲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

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爲難理時猶逼畏
指諫卽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怠遂籍民人田爲五柞
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
護甸而三蜀移民游手其閒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
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
由是奸民豪農頗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
浮詐相糝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
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
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旣滿歲民諍不作如此

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
進諫之風南歷長陽至於射熊五柞訪其遺迹因退舍是
邑遂悉論山川里俗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
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
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于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
來者則公賓爲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
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

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
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
故使者日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然又遣使陳蔡許
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閒使百
郡所挽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
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
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輟道櫟陽中計其
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
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侍嫁

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供奉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

夏其

一作而

爲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密溫禮以待之然

後以爲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忿

一作忽

賓哉旣以賓

之來者視其館之窮罄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饜於所饗嗟呼隆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左

一作右

正寢西

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廈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壁記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權之法居閒爲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猾估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爲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貳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爲令與尤悔日爭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予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

乎而又招亾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便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予客其地因受命

而著

一作書

記云

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出

一作任

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

六雅

一作雄

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

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

多失職不失其本者亦獨參軍焉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
城一作府某參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
相與請余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逶迤於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爲梁者三
名分中東西天廩居最東內淮江之粟而羣曹百衛於是
仰給惟平輕重之準爲難卽主官不職其咎何如哉長慶
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出重入
之尤明量信叙無先貴後賤之弊故官曹士衛之所仰給

者如取之家食焉居再歲加爲外郎因指其署曰夫渭津
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東藩而公賓游士過必臨
我我儒世家也宜飾宇俟賢以誠其敬今公齋陋冗無足
爲禮於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巨楹文梁勁桷旣已具構
顧其中可叙百榻而儒良至者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
而梯級之得久留其下者雖屨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
渭津之剏開署宇爲嚴虛廣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
其胸中之曠大乎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於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爲要津乎自建中以來淮夷窟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爲東塞矣爲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募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爲之九年秋蔡州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邱副使得孱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盡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壽春其地衝水四絡南有淠西遮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

而迴爲西流環郭而濬入於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棄其業西流卽爲蓬徙鹿走耳安與國是爲利耶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俱爲水工決安豐已南陂池會其流於城傍野中浸注如澤以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旣陷霍邛方畏寇乘其虛復飛語爲謠以惑其俗曰狐死首邱井閭多傳言之耆老曰果守不能保是矣守聞之益恐遂棄其城以歸是日霍邛焚行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卽晝復

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爲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
閒得夜則禍成矣或幸止於郵平明關關介士陳兵夾道
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
軍代將軍西出強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明年陟
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
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西安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內
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爲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之務

其難者不過理寵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觀昇平之基
其需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地
爲戎田城爲戎固人爲戎奴婢顧隴涇鹽靈皆列爲極塞
而隴益爲國路凡戎使往來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
其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近世者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
耳今清河崔公承寵世仕安西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
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
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戎累款塞前年今
上卽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上書兩言蕃之事天子

覽書以爲必能伺戎夷之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州拜之日朝之卿士咸謂隴之得賢爲賀居郡而戎來者必憚愛而去嗚呼何向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今之郡守得其人賢何向之知者無幾而今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耶一郡之人有時而幸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初余西視戎至於隴下聞郡人之所美故列署而刻記焉

華州新葺設廳記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讌臺無別位顧

几硯與餽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閒寧地勢之要爲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爲守未滿歲郡中

旣治因窺其庶屋可攻

一作改

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爲困

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

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以

一作徹

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更

其所政之爲困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

几硯之處宜其嚴也今朝徹而暮置事之者旣勞固以慢

矣而况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詼諧揺笑譏左右侍

立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夫狎久則不敬豈吾之獨患其

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構於正寢西南隅漸其外數步
土基之飾故材以轆用垢者磨其淄弱者承其輕決流於
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湄隨而
比矣嗟乎轉堯爲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
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杭州場壁記

國家始以輸邊儲塞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權估爲助使吏
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爲院鹽場之署以差高下
之等額杭州雖場耳然則南派巨流走閩禹甌越之賓

貨而鹽魚大賈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計近歲
淮河之閒頗聞其費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
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
崔稜爲揚子留後使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滿歲利權大
登吏無敢怠與其爲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
苟故用是記焉

謫掾江齊記

謫掾沈亞之廨居負江方葦爲牆止於隄防之下堂序四
闢異隅道門雖江風奔怒鷗養鷺濕顧檐廡之閒而拏緒

不發方暑卽盡提枕簟假寐於佛域之中雖緇衣煩厭乃陽爲不省也一日謀廨其西廂將面水以敞之而筆吏王尙前語之曰掾俸單而食或不能給尚能及堂屋之爲乎且廨宇非久託卽更之得不爲尤乎况葦茅之葺輕弱易腐人人動厯歲時寧任再滿所用直使罄裝併食以爲之無所顧則郢壞阜礫而澤游木生多不能材漢流聳急束棧寡上縱有必修巨闕重價又不當是用曷若無易其故歟亞之曰誠爾也然則吾以爲肝者膽附庸其中爲棲魂之館故能專視而佐意隨姿而啓情今漢流右吾之居不

過數步壅擁之患不得日覩由鄰顏冉而不親其德也吾
何能薄其實而厚其浮哉遂召工人庸人茅塗之者與計
之磨溜洗故得充用者十五太守聞之與其薪十四其餘
則搜剪補輔然後配材就構雖細短不委各輻輳以任一
棟七柱助祗楣二桷覆廈狹廡重左而單右若翅之將翔
然蕉旗竹簷分植叢列爲幕風篩月之餌方檻短折面江
虛波炳嶂委霞影對綵紅碧幟捨奔給於所矚遠邇高卑
龍若交黨爲宵清曉爽之借暴陰色蒸雷扇蹈震神冶鼓
焰如金絙騰繆越綵穢爲颺燭揮鉞之駭蒼然頽雲若然

漏曜倏閃態狀若笑若怒相爲端緒馮坐之中足以自廣
時太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於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
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鹽鐵之臣亦
署致其閒因擇官分曹以權庶貨而部貢之吏盡令鹽鐵
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卒
食出官田而畝畝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溫
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爲之派決而就所事

視其源繇繇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爲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艫曝滯相望其閒歲以爲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傭食盡不能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爲鹽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爲救而乃與揚子留使議之曰今閩越已西百郡所貢輳輓皆出於是而以炎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年之食只益奸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敖之倉列於所便以造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冰始泮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待東之至者如此

則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定卽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
稼度泗土卑溼無堪地遂勅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
以誅蔡之師食窘促令鹽鐵所輓皆趨郟城下是時下淮
南倉發春吏計春其工人曰春材必櫟若榆吏欲令工就
山林剪市之稼曰夫火方焚日將燠萬家當頃刻之間雖
得弊穢之器奮濁汚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滅患如曰
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桂之杓致滂沱之流操以救之
彼言而後謀則然灰尚不可望而況全者今縣軍十萬旦
暮不賑其爲急也閒不容釐今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

異乎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所剪之餘大可以爲白小
可以爲杵長可以爲杵之梁簿可以爲胫樞夾峙促命裁
之卽日而春成百具其餘米與吏分辦之先以家奴就役
次及羣吏各有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
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
夜多掠奪更相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乃囊之於
布緘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納倉中不能盈一敖
其餘皆蔭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
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池爲遊舟娛
席之地而娉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
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污塹
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山左右瀉影浮秀者
輾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者亞之疾閒公
延護軍及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游池而酒旣坐謂軍
副亞之曰吾疎汗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遞輪
足給必爲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亞之不敢讓遂

執卮俯船祭清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酒首冠五行
波流已大有神爲宰環塘縈縈爲公藻鏡新池泱泱與地
興祥嘉鯉鮓魴于水息昌嚙鮪噓虺卽水與死翡翠鳩鵲
浴涖眠晴新蒲剪剪扇荷擎擎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椹
紺竹滲縮醞沃延榮接姿以水爲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
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
者亞之詞旣復再拜跪卮奉壽於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
以酒以歌日入而起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卽
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
流矣娥心乃哀然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梁而游凝
塵奮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
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
元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巷之下初與其曹
十餘人居獨葉歌無等後爲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
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
音則弦工吹師皆失職自廢旣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

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
吾綠組初秩寧宜厚畜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
與之遨遊極費無有所吝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
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卽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爲一
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矚葉曰幸終聲葉起與歌一
解一坐盡貽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
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禁中葉爲
人潔峭自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
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會與公賓舍於郵在莒

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
再三曰孰爲之是欲吾不得自任耳明旦問其狀乃葉爲
也後莒復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
逝矣自趙璧李元馮世稱爲知音之尤皆擅鼓弦及爲余
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
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
云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靈民置祠於路左享之不

金史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已將軍會爲五郡牧常姓名元通因築城失主將意而斬
之其屍數日不仆今有臺曰立屍臺西南有山曰鞍山山
北有關謂之穆陵李師古不臣作鎮於此防遏不意元和
初罷之西有沂山山有廟則東安公也沂州刺史每春自
禱恩是山山有谷九十九所河分八曰沂曰汶汶東注沂
南流入清道沂州山東南有山曰太平山頂平可八九十
里頃歲有寇會居之山北十餘里有樹五檀也

爲人譟乞巧文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祝織女作穿針戲取茗篁芙蓉

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爲沈下賢攻文又能剏窈
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爲情語以導所欲詞曰惟雲渚
之晨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姹月泣明淚之清露
卽河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妾修馨
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之所付珥一作碧凝其
異質兮韻隆虹於霾霽假文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
載雲蟬之重綏兮塗蠻金於綺簪細綃縷於藕腸兮差蓮
跗以樣齒一作命纖爪之蟲絲兮裊檐機之夕綴是物之
巧功善飾願賜妾於針紉也葩萼鬱於濃妍色多宜以善

喜引纖吹於輕颺若將翔而復倚醉春光之流景播清香
於萬里霓烟出乎無閒縹窈渺以斐疊若披若曳兮捲平
林兮橫曉水襲霽旦之繁芬兮因隱映而增綺澹冉冉其
冶容兮世無隱以偕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嬌
也短蒲狹浹兮曲溜溢鴟鵲鷓鴣雛兮引乳娣戲音清諧兮
蕩演曳牽游裾之低凝兮蔓春心於淇裔枯寒勁榦兮憶
棄葉擺風叫夜兮畱燥雪流韻淒澀兮決啣咽吟夢語之
連漣感霜鐘之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於管絃也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郭昉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昉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舉進士與權臯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閒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爲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卽罷選歸而亦爲師古所辟昉與故渤海人高銑爲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銑昉爲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人北渡河屯平原以爲顧望銑昉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爲朝省以樹大功乃說曰傭有操鋤爲人治稼者旣

勤穀減糧歲得均糶至於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辦
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
之腹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上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
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乎此借言於家人尚爾
况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
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盡入其地親謁闕下則
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雖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幸
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饑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十
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陸備鼎顧與糠粃齒尚何所愧願

君侯省之無爲人後事將行左右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挐怒掉尾以倚嘯厭嗽於熊豕麇麇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虺兒得以狎而搏如欲伸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就待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爲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鉞而昉以能善人左右者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

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乃陰爲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昉乃爲練繒書緘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人運爲武寧虞候都使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昉爲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

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入萊淄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爲非昉書疑師道爲之以相誣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里乃及昉所處未見昉且爲師道所召旣行與昉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昉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常以氣敢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糜絡敢士故航在召中初航不知其召之

所以也。意謂知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亦爲師道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爲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鉞以前著跡，追爲尚書。蓋言龍之眚，得以外郎爲滑從事。詔令行餘爲記室，行餘與眚會於河關之閒。眚

謂行餘曰：「疐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疐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疐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於史氏云。」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七目錄

沈亞之四

西邊患對

學解嘲對

郢州修明真齋詞

行勉贈尅躬先生

夏平

魏滑分河錄

異夢錄

誼鳥錄

霍邱縣萬勝岡新城錄

臨涇城碑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七

沈亞之四

西邊患對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西土亾降故老謂子言邊之所以爲患可痛之狀辭未條悉或短曰惟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爲邊出苦言使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帥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困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爲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爲固百姓不可

爲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
嚴寒時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
而已由鷲隼不能止屯兵留塞且北過千里而屬烽望其
興塵知奔蹄之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望其塵高下則知衆寡視其狀則烽燧
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戍有清野之
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
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一不能當唐
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
軍中以爲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甘及西

涼至於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爲西戎有
由易而見亾也聞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旣
窘乃令能通唐言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無少長卽能
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號曰能解圍卽東其
後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
羅其策以來爲語相傳尚近柰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
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爲阻也昔其北林僻木繁故戎不得
爲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有不達且又虛兵之號
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伐麋鹿罷麇麇豪豕

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嶠險障荆棘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
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蓄粟金繪文松大梓奇藥言禽
薰具之具挽轅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
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
皆困於飢寒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
當戎耶是皆賴主上神聖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及今岐
隴之土甚饒而農食不充糝稗衣結縷無帛布其稅租納
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粟
雖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卽白吏笞之粟當輸

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倍數矣其他
征徭倣此農盡所穫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更是民由蓬
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
省尚輕易之噫奈何爲不困

學解嘲對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墮近以
爲問者予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曰昔漢徙山東豪
富兼并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
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輓於

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
迎流越險覆舡敗軌不得十牛自渭以東督稽之官凡四
十七署署吏不下百數歲費錢十千萬爲大數而部吏舟
傭相踰爲姦鞭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
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所以
牧人也乃者燕人叛元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及
二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羸牛一韁常市錢二百千
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人於禍誠可以痛今
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爲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

耕稼自勤旬服無曠土遊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
何勞輸輓於遠哉客曰敬聞其旨

郢州修明真齋詞

大唐太和五年歲次辛亥十月十五日己卯明真大齋主

朝請大夫守郢州刺史李祥

一作詳

與謫臣郡客將吏等頓

首稽首再啟詞於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老
君羣靈衆仙咸俟畢降蕩蕩乎混元始精泮漓涵真薰蒸
爲氣形生於聲衆動旣品隨而有名清濃薄厚四氣之營
乃岐乃陌拆其混并衆動壽量道居濃清覆人爲大啓悟

爲明拒惡爲漸護善爲扁居惡如何恥然面黥居善如何
陽然懷聲道之所宰尊無與京伏惟皇上保聖億爲壽程
天齊尊高如天無傾某官幸職居專城雖喜從樂善之發
怒因嫉惡而嬰每覺逾息失次度刻不寧是用澆氣於恬
奪性於情害意之和傷和於平而疑神誤序胃血差經伏
願大道神尊垂尊澤祐雕堅老榮遐衆之齡使淄垢磨闕
濁迷醉醒伏願金借其堅玉助其貞今某等之志戴道之
大德荷道之生成某等之狀蓼蘖爲甘山岳爲輕伏願災
從日銷福與時迎某等之虔恭洗思滌慮以奉以行謹辭

行勉贈尅躬先生

士之冠髮就履莫不多善以自襲必泉疑好惡於其裏好

惡形則利害陳而其明一悞所燭習識之惟與生相老矣而幼善亦違也惟尅躬慎惑爲能多卽之故曰尅躬敬事則道容已尅人則偷尅躬而擇行不諛者處濁則清居族則睦結友則義字俗則化折獄則不濫夫元黃之滋不能混玉之素尅躬之志幹以潔故處濁而能清愉去之私不能玩於禮尅躬之氣和而莊故居族而終睦稼穡之報不終負於勤尅躬之行誠輸而勞先故結友而能義河谷之

湍不能返流而倒注尅躬之令重本而道常故字俗而能
化蒙鑑之垢不固點於磨尅躬之辨窮思極明故折獄而
無濫若是者非勤道孜孜則多易違也或問於力行之先
生曰善可遷而過可無悔乎對曰吾何敢誣尅躬自塞而
已先生姓崔氏字夏封生於唐臣於五代居官則克慮以
事事假牧於巴梁其民生祀之處則克己以食居於河濟
之沂其友交給而助之旣跡旣明賢者稱之矣他日先生
往邠侯之命余贈而勉之曰艤之舟腹萬斛而不盈浮
波而馳終歲而不息載之者獲於馳耳及厭風水之適安

於所留曷與一敖之庾等雖坎坎循環之輪猶羞其止也
顧潔狂之誠能思卽哲居哲忘思則狂蓋古者勉不息之
勤言也先生其終勉諸

夏平

夏之爲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以阻河地當朔方名
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
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爲悖在陰爲
狠悖爲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爲也在下殘冤而爲也狠爲
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爲也在下憤激而爲也元和之初夏

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惠琳爲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以其善貌者擇而入其餘均賞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污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爲尚書出代演爲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於察果得之因令曰天子愍不辜人而命四方爲政執事觀察之夫楊惠琳叛脇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止又不能卽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污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此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

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廼以畜馬爲則訓得所
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旣出卽豁其所蓄道
路呼聲四逸有感情不勝於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躍退而
變爲喜而舞謠其德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後
已是則修其化如此其氣復能爲悖耶夏之屬土廣長幾
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者曰党項相聚爲落於
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其
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氣不等因聚黨爲兵相伐强者有
其馬牛羊橐駝其後支屬更酬殺轉轉六七十一年莫能禁

道路殺掠以爲常嘗與華民貿易馬牛羊橐駝者買已輒以壯騎從間道伺險擊奪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愿乃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之其后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駭而逸亾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與執而詣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其後更歲故亾馬者得復之是則修其弊如此其氣復能爲狠耶夫政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色笑語矣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乎井閭市貨矣昔者周公之爲政處於相則天下平處於東則一方

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於篇以明善理云爾

魏滑分河錄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河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迹於是遣其賓裴宏泰請於魏曰河經地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春秋隄防不爲固此將軍所明知也竊以黎陽西南其洄壩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

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不間洛滑，以西稚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卽河勢日夜益壯，恐一旦城郭無賴，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更請曰：「患難近也，况滑得水患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己哉？」帥曰：「民前聽所語，是黎陽與滑俱帝土，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及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卽爲舉手寧，皆有戚者夫。全大以棄細，順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業，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爲專惜乎？顧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尚不足愛，况其無有民。」

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趨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孺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滑帥令陳酒樂與浮河新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異夢錄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游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

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裝而高鬟長睂衣方領繡帶紳被廣袖之襦鳳大說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焉有自耶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嘗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示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綵牋傳春陽曲

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
忘卻羅衣空換九秋霜鳳卒詩請曰何謂弓彎曰妾傅年
父母使教妾爲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
狀以示鳳旣罷美人泣然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
臾間竟去鳳亦覺昏然忘有頃鳳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
眎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
與賓府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
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
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

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笳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悼悲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水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誼鳥錄

貢籍中有鳥誼名者生商山始以誼聞商之貢來者云能搏擊雀鷄以爲天子後宮遊戲貴幸宜進此以具樂後宮

亦相尚奇飾之以綵絲合縷爲足繫垂綵以絳繪衣尾加鳴金撼如佩又指習其捷便指熟得如意後宮從上所邀幸者誇玩無厭春縱去秋輒復貢來誼鳥性與他禽不類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鶻而意氣貌狀復不類往往高林大木間同巢者累數百其春乳當爲食者還飼卽先稚或疾無別已兒也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卽羣衆相號呼若不忍去投下集羅以如是故誼鳥無他名沈子曰余幼過商山熟誼鳥事於其宿老今余適藍田郵夫唱傳曰誼鳥貢余初喜其以誼蒙幸則生爲梟獍者遠遁而媿

死其餘賊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聞其用材則不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遊而誼無所與何其失職也夫何其失職也夫

霍邱縣萬勝岡新城錄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邱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爲戰矣八月乙巳

乃夜引兵南出霍邱百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爲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數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旣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恥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卽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爲勞

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漓今時方秋浸潦
用事謂衆之功難爲也顧其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爲
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氣色脈力相輔雖霖潦不
爲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爲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
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旣周且厚始爲其垣今
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寇雖蚩
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
其高耶吾黨亦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
寇果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

爲我曹敬謝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覽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族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攻寇寇延退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延退間拔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爲兵急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存亮爲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賊

麾下斬其將王覽繼轡轉鬪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
隨唐旣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
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行
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聚三十餘壘又
使義營諸將西北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
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
以爲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詰於將軍曰始
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
爲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根者必

利其錘乃吾之部多吳楚耕販之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
鳥之性其生也惟惟如偷兒其游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
掌而駭之卽爭爲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
今驅是於谿谷之間與寇決鬪譬由畜彘之禦窮狼寧有
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
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以
壯所恃如目熟而膽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期於
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
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

旦暮擊鼓教士卒爲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
有難之者曰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
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
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故不敢犯自將軍西出
疆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間郡
邑之人耕桑自力轉輸相屬曾不爲寇虞此將軍之功也
以強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
將軍不以此爲百金之基驅貊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
死之寇決命頃刻卽萬一有不如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

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若僕之忘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指以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爲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賤之棄焉得延頸跼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刻引兵西渡上史族牧之下矚賊壘分銖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起折幹迴幟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

也願屯兵堡史蒞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
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爲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
親兵戰凡十合會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
遁是時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及聞廬宣
之軍驚潰卽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而將軍復與
中軍武寧深逐賊而行數十里因與廬宣之軍相棄廬宣
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鬪遂死其將曹惟直
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
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

亞之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臨涇城碑

臨涇之築跡於郝玼貞元中玼爲涇將德於軍軍中皆推其公嘗從壯數百騎出捕野還白於帥曰臨涇地扼洛口

原註有洛川在涇州西北盡於臨涇

其川絕饒利息蓄其西大野走戎道曠

數百里其土乃流沙無能出水草當涉者盡疲卽屯臨涇爲休養便他願以城控之可艱其來玼出其傍一人謂帥曰誠以玼言有是也雖然公自念之公所以蒙殊恩大幸子姓昆弟俱得不業而官者蓋以邊防未有可制上心日

夜懸於此故厚公之事無所難今用玘言則邊已固公安
倚耶雖戎不得越所趨而捕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之亦
且輕所憂矣遂不從玘計及帥死其校段祐代爲帥歲餘
玘又白曰昔天寶時天下有兵爲防者獨西戎矣而邊至
王畿尚萬有餘里其烽燧之驚東不過燉煌張掖之間又
有嚴關重阻盤錯之固綿屬於其中廼者安史反其邊兵
強壯悉會難咸陽東而西陲復爲所攻盡亾美地今王畿
之傍列爲邊郡飛烽傳候昏曉之際必奏於帝垣况未有
可固今每秋戎入塞寇涇驅其井閭父子與馬牛雜畜焚

積聚殘廬室邊人耗盡而又以一方便宜委決於將軍何以自塞夫臨涇之築於涇甚便前年玘白於故將軍不聽今日幸願將軍省計遂築城於臨涇以玘部鎮之自是戎無敢犯涇者元和初祐入覲因留宿衛後爲帥者惡玘能強誣以年朽不任兵罷之八年余西道塞歷岐隴而邊人無幼老盡能誦玘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勒其事於臨涇城